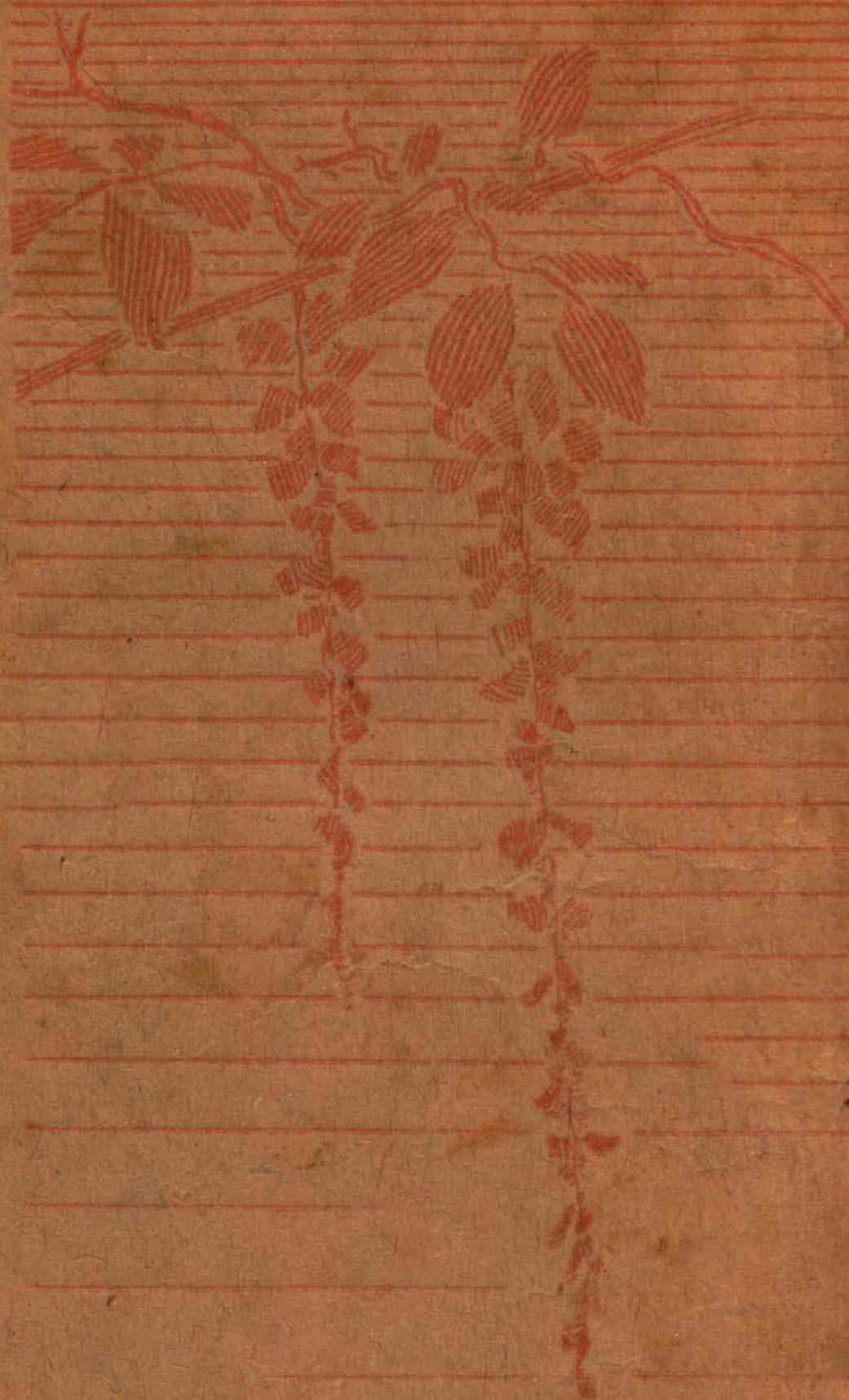


小說名畫大觀

拾玖



社會小說  
二十七種





苦情  
小說

玉如意

全書二冊 價洋五角  
上海文明書局發行

滄桑感

秋山  
瓶菴

利物里者。英倫一小村落也。英倫為繁庶之區。人物輻湊。袂雲汗雨。而利物里居深林之中。遠於城市。地極幽寂。居民鮮知外事。村中長日惟聞機聲唧唧。即富家婦衣錦披紫。亦復當戶而織。村中既多織道。途遂少人跡。牧兒之狗。見提負行於路者。以為狼至。羣起而吠。入夜則狗吠寂然。村民多圍坐室中。聚談鬼怪。智識既淺。所談遂多不經。雖有明智之士。欲闢其非。而一言甫發。駁者羣起。於是鬼怪遂成村中之絕學。

近村有石室。兀立於小樹叢中。距室不遠。則有沙石之穴。積水滿之。村人稱為石塘。室之主人。即為是書之主人。曰沙老。益。沙老亦業織。而非土著。來村雖久。交際絕少。終日惟與布機為伍。夜則閉門而睡。即在禮拜鐘聲動矣。村民攜老挈幼。赴堂跪禱。求天主赦其罪眚。而沙老獨枯坐室中。初不知人世之有是事。於是村民爭以為異。愚妄之徒。則疑沙老有妖術。或有小兒夜啼。其父母因以恐之。謂不睡者。沙老至矣。且力攫汝去。兒聞言戰慄。啼立止。則又撫之。又有經石室門前者。見沙老負囊而立。俯首若有所思。呼之不應。行數武。則見其悅如夢醒。立置囊。點首與為禮。曰晚來安。

也。是人遂以此告村民。謂沙老殆有心疾。羣與竊竊議之。

沙老之有心疾。非妄也。沙老來利物里十五年。今且老矣。顧其未來此時。實一懇摯之少年。能醫而好道。居明場之教堂。閉戶潛修。與人無忤。自以為教堂以外。世上當別無天地矣。同居之友曰惠廉。談年長於沙老。人知其無行。而沙老暗信之。不以為過。惠廉之言。沙老無不從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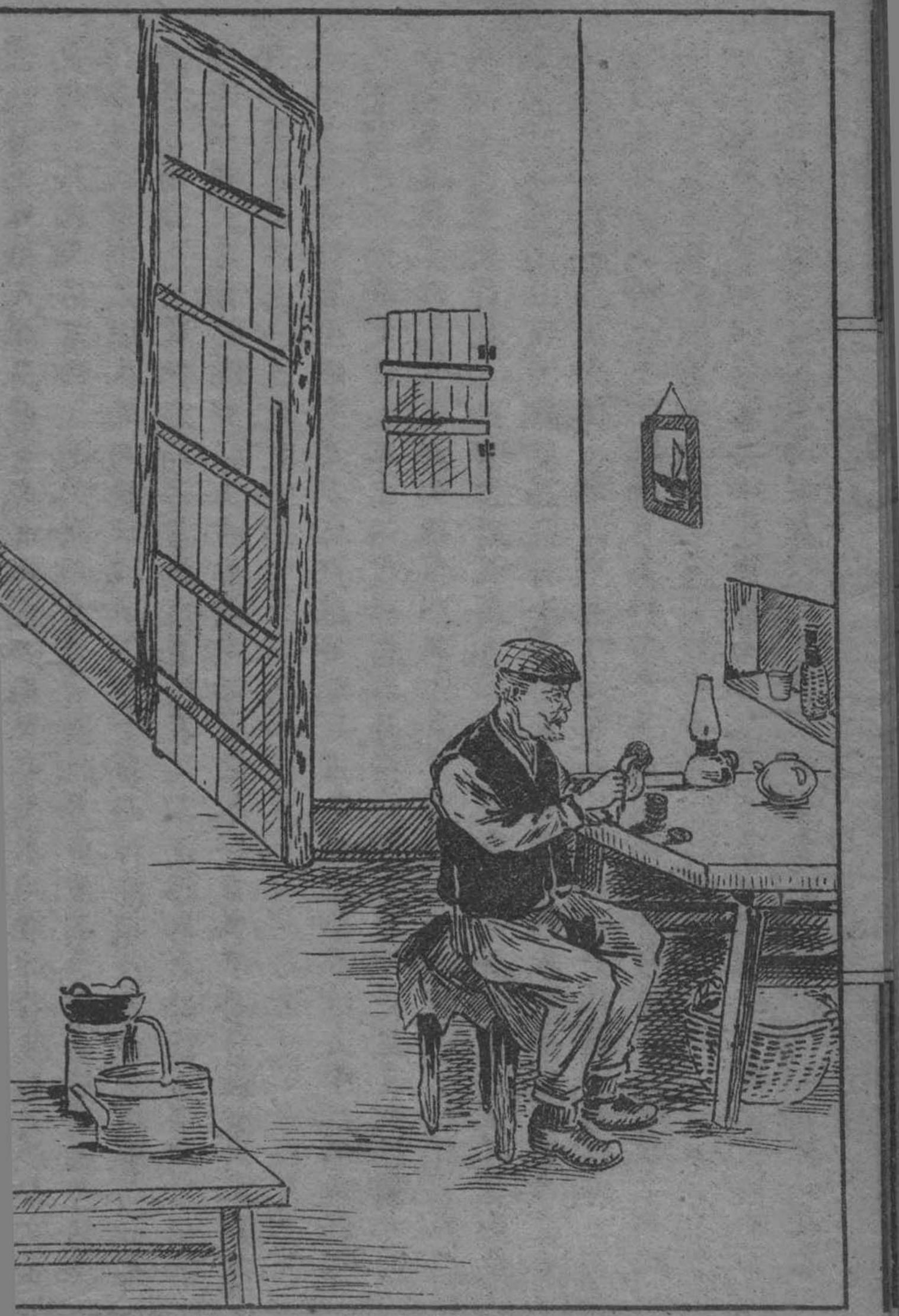
曾有一女與沙老厚。女家鄰村。曰蘇萊。年事正佳。翩躚美好。與沙老訂婚約。將擇日行禮。而堂中理事。病篤。且不起。理事無妻子。教友為之料理後事。夜則沙老惠廉等數少年輪守之一夕。正值沙老侍病。燭暗燈昏。室中陰沉。若有鬼氣。沙老似醒非醒。忽覺手觸病人。其冷如冰。撫其口鼻。則氣絕已久。沙老心為慘然。視壁上挂鐘。正鳴四下。而代者尚未至。移時天已大明。急擬往覓同伴。則惠廉已入。後隨一人。場長也。執一刀。示沙老曰。此汝物乎。沙老視之。點首者再。場長曰。若然。則汝盜耶。今日清晨。惠廉謂予曰。理事被竊矣。予乃往尋賊踪。理事故藏金衣櫃。而此刀適得於櫃下。既而惠廉識此刀為汝物。信汝物乎。汝其盜矣。沙老大驚。仰首而呼曰。天乎。我何罪。場長冷笑曰。一搜汝室。事且立白。沙老曰。天乎。吾室有何物。任汝搜之。既而默然。如有所思。忽謂惠廉曰。此刀汝假之尚未還也。惠廉大笑曰。汝癡耶。吾何時假汝物。搜沙老之室。得理事之篋。於其箱中。刀割已破。中空無物。場長因以實沙老之罪。沙

老既落落寡交。人亦無慰之者。及審。牧師至。沙老又不辯。惟仰首歎曰。天乎。我何罪。聞者則加以嘲謔。有時心地忽明。謂惠廉曾假此。乃惠廉則力辯。且怒其謔。責其無行。兩造既爭論不決。牧師乃擬祈神。卜沙老之罪。既定。乃作書與蘇萊。謂罪人不足以辱名姓。請另擇偶。毋以鄙為念。而蘇萊覆書。則深加慰藉。謂君被人誣。我豈不知君者。其毋自餒。君終不失我。也。於是沙老始有一線之希望。

人情鬼蜮。變詐百出。沙老足不出戶。庵安能知世路之艱難。且性又固執。不易變。謂人之待己。亦如我之待人。卒至污我。誣我者。乃出於平日深信之至友。則其傷心何如耶。至友且然。鄰人何怪。譏刺唾罵。在所不免。其勢固不能鬱鬱久居。此然其留明場而不去者。為蘇萊耳。沙老自得其覆書。以為不幸之中。尚有知我如蘇萊。我復何恨。立作書謝之。且致誠款。孰知數日後。自信杳然。人盛傳蘇萊與惠廉婚矣。沙老聞之。氣結不能揚。立暈而仆。既醒。猶悲不可仰。知無可留戀。遂決計離明場而去。

沙老既至利物里。人地生疏。獨居無聊。常思身世。恒自悲泣。然積久人熟。漸有求織者。沙老遂與機杼為友。而沙老之落寞如故。沙老之固執如故。

一日沙老有破靴。託靴匠修理。其妻患脹病。宛轉牀褥。沙老不忍見其苦。取藥藥之。病良已。沙老能醫之名。乃傳於村中。村民恒延沙老醫。亦時饋以飲食衣服。故不虞



匱乏日則臨機而織。及晚餐既畢。即闔戶。取所得貲。數之。撫之。摩之。錢為撫摩久。金色燦然耀人目。沙老視之而笑。笑已藏之隱處。沙老既少交游。自奉儉薄。積久錢多。隱處不能容。則盛以二皮囊。掘地磚置其下。上覆以沙。掩人耳目。夜則復取而數之。使當日有人一往竊聽。吾知其鏗鏘之聲。必能怡心悅耳也。

沙老愛錢。且亦愛物。常有一土色茶壺。用之十餘年。一日失手而碎。在他人將力擲之門外。以洩其忿。沙老則取紙糊之。雖不適用。亦置之座隅。沙老之心。殆以為人世既無愛我之情。我之所愛者。今皆何往矣。惟此區區錢物。本無羽翼。安得高飛。既經慎藏。何慮盜竊。而長夜寂寥。亦足慰我苦。況其嗜錢如命。亦外物激之使然。苟此錢而亦失者。沙老之傷心。當與失蘇菜同矣。

村中富者曰闢氏。村人則尊之曰封翁。所居室名紅墾。田連阡陌。甲第如侯居。雞鴨盈庖。芋菽滿廩。村中富者。皆不及闢氏。遂有人謂一聞封翁庖中肉味。當令人得三日飽。闢氏既富有殊嗇。恒剝削田奴。田奴畏之如虎。不敢較。闢氏有言。無不惟命。役使村民如僕隸。村民見識小。慕其勢利。多樂為用。故闢氏庖中人恒滿。蓋欲求一飽。不得不奴顏婢膝。以事其人。闢氏遂尊如王者。其子亦不亞於太子。闢氏早喪妻。然不復娶。以為娶妻反多食指。家政我自主之。有子曰葛得福。翩翩少年。喜修飾。女子多悅之。而耐嬪尤與之善。耐嬪來姓於葛。得福為中表。葛弟曰鄧斯登。則大異乃兄。

好飲無賴。終日酗酒滋事。村人稱曰鄧奢。闢翁亦不悅之。謂其不足以承家業。鄧奢愈放蕩。恒從博徒游。致負債累累。而闢翁不知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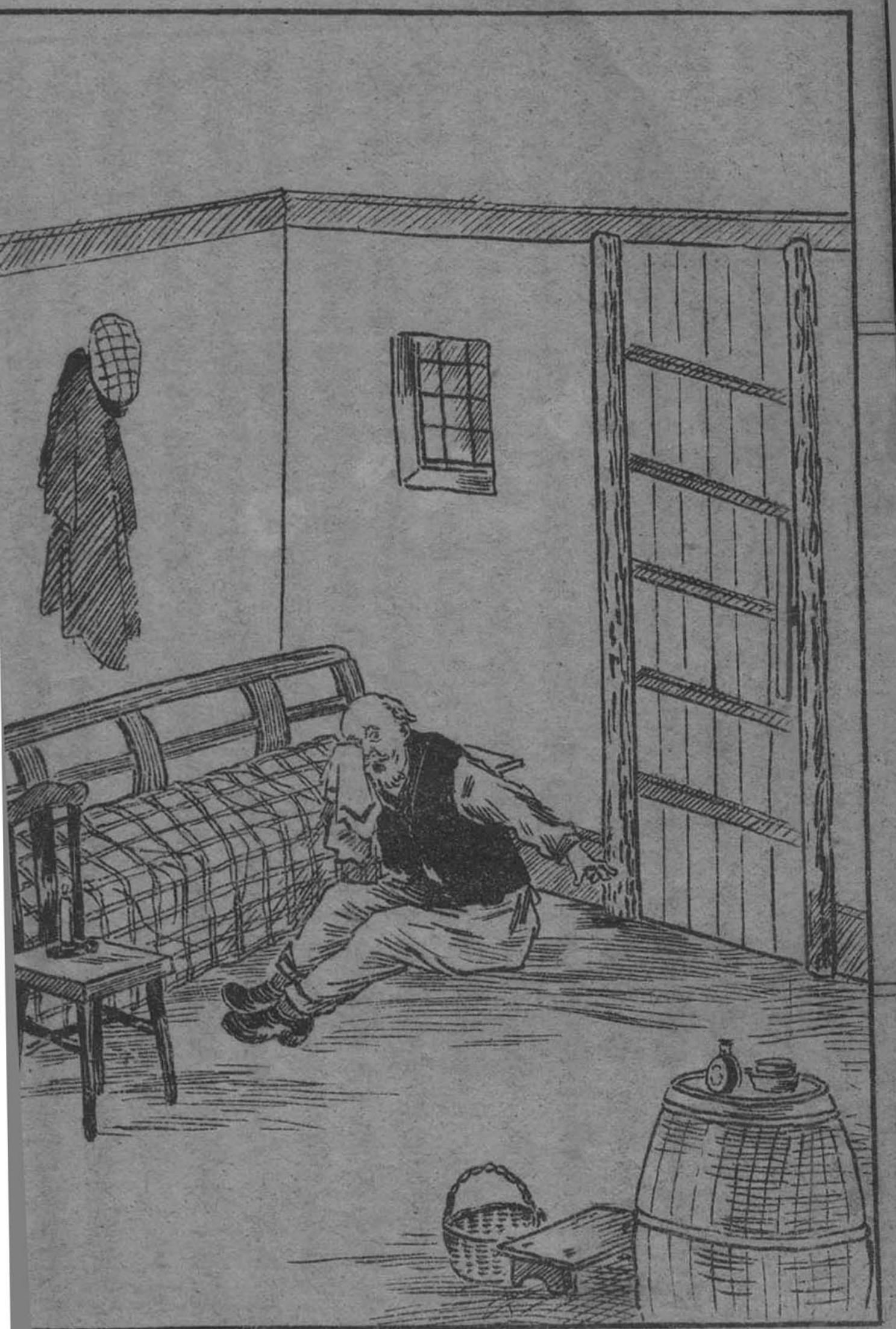
一夜為冬晚。葛得福獨坐室隅。翹足爐欄。若有所思。忽聞室門啟矣。足音龐然。有聲隨其後。呼曰阿兄。呼我何事者。葛回首見其弟。則怒聲問曰。爾假富婁之租金。老父已索之數四。父之性爾所知。苟富婁以情告。勢且累及於我。速措百金來。遲將不及。鄧奢冷然曰。爾如懼累。胡不代我償之。葛怒曰。爾何言。爾用之。我償之半。舉手將扑其弟。鄧直立不動。瞪目視兄。徐語曰。爾謂我不知乎。慕娘之事。我將告之老父。父必逐汝。告之耐娘。耐娘亦必絕汝。爾母謂乃弟無術苦汝也。慕娘者。葛之所歎也。葛雖與耐娘善。而私與慕娘婚。生女矣。顧慕娘門第非高。心常惴惴。恐老父知。及聞鄧奢言氣驟沮。柔聲問其弟曰。吾何從得錢。鄧奢偽怒曰。吾安知之。別矣。幸自愛。老父之怒難犯也。葛立起握手其臂。誓以無錢。鄧奢教以售封翁之馬。葛初不聽。然憚於利害。遂亦從之。

翌晨天霧。鄧奢則不顧。以為區區小霧。何能阻我。赴廄取鞭。策馬赴市。將售之馬商。馬商狡甚。偽謂其馬病蹏。百金且不值。鄧與之爭執良久。始以百二十金定價。馬商居鄰市。議明至彼交馬。取值。鄧騎行山中。霧益甚。馬觸籬而蹶。鄧亦踣。起而大怒。力鞭其馬。馬負痛狂奔。失足投澗死。鄧既失馬。怏怏折回。行數里。暮色漸集。飛鴉歸林。霧

似小而雨大至。鄧衣履盡濕。身寒氣喘。思覓陰庇之所。忽見林中閃爍有光。急趨就之。則見沙老之石室。兀然孤立。鄧知沙老有錢。欲往假之。即使不允。加以封翁之勢。彼貧奴安敢抗者。

至門。門虛掩。室中煮肉。香氣絲絲外出。鄧思此虜乃食肉。已方飢。何不往得一飽。以手推門。門立關。室中闊無一人。肉在釜中。燭置案上。爐火熊熊。暖氣足令人醉。鄧坐而少息。思沙老有錢。聞人言皆藏暗陬。今室既無人。取之亦易。遂取火遍燭他處。錢終杳然。方思少休。忽見機下磚土稍浮。上有砂石。俯身往觀。磚似能動。取磚視之。赫然二囊。鄧大喜過望。急探之。觸手鏗然。金錢滿中。鄧即置燭傅磚。取鞭肩囊。闔扉遂去。

沙老煮肉備晚餐。有事往村民家。匆匆中未及鎖扉。熄燭事畢。提燈歸。時夜色濛昧。昏不辨人。沙老之歸。鄧奢正彳亍沿塘而行。沙老不之見也。開門入室。切肉充飢。脫衣置屨。面爐取暖。至機下揭磚。伸手探囊。穴空無物。沙老大驚。以為地陷。取燭視之。洞洞然。沙老立昏。既醒復燭之一。仍其舊。則坐地。啜泣。泣已復視。已再泣。嗟乎。沙老之心碎矣。十餘年來。手澤撫摩。晨夕與共之物。一旦化為烏有。沙老之泣。亦何足怪。而鄧奢以名門之子。無恥至此。亦天理所不容耳。



何處進門。固仍閉。物猶依然。賊豈非人。能容身罅隙。既而轉念。門開可開。磚移可置。魯特納方與村人圍坐。闢氏庖中。談笑為樂。屋外雨聲漸渥。令人生懼。眾因及鬼怪。人聲嘈雜。沙老入室。眾俱不聞。忽有一人回首見之。以為鬼至。驚而顛。眾始見沙老。衣濕履濡。僵立不動。俱大聲叱之。沙老氣噎不能言。時村長亦在座。乃問孟君何事。至此。沙老顫聲曰。吾被竊矣。眾皆驚。村長問所竊幾何。曰二百四十金。眾復驚。不圖沙老乃有多金。村長問何以被竊。沙老具告之。而對魯特納曰。苟汝取者。幸與我。吾將酬汝以一金。眾大驚。俱視魯特納。魯怒曰。汝何言。汝失心耶。眾告沙老。魯君久坐此。安能入爾室。盜爾金。沙老不答。立而哭。眾俱不忍。令之坐。飲以酒。脫衣烘之。慰之曰。孟君無悲。失者必能復得也。

沙老被竊之事。既傳村中。村民爭為歎惋。村長聚人入石室。冀得賊踪。然夜間雨勢既大。門外人跡。經雨模糊不可辨。室內既多人聚。觀別之愈難。村人乏偵探術。遂無由得賊。雖有一二人。造作證據。謂村中一貨郎所竊。而影響之詞。眾亦不信。遂懸為疑案。信鬼者。因謂沙老藏金多。遭鬼忌。為所攝去耳。亦有長厚者。造沙老室慰問。見其悲苦。遺以衣食。故沙老自失金後。反不慮寂寞。積久。人亦漸忘其事。

與此事同時發生。而使人注目者。則鄧奢之逸也。鄧奢嘗逸。及冬而返。人亦不以為

異可異者。即在沙老被竊之夜耳。是夜葛得福赴鄰讌歸。獨坐待鄧奢。時窗外雨聲。助人愁思。而鄧奢不至。葛煩亂已極。坐以待旦。天明。音問杳如黃鶴。葛思鄧奢。豈未售馬。乃赴市詢馬商。具告以來意。馬商方醉。聞言酒立醒。語葛以昨日事。促葛往覓。葛行及山半。忽得一死馬於澗際。鴉大集。視之。真其馬也。大驚失色。疑其弟已死。繼察馬身有鞭痕。知其弟必無事。因馬死而逸耳。歸以其情語父。父果怒。然錢以用盡。鄧奢又逸。亦無如之何。

光陰似箭。日月如梭。伏臘之期。忽焉已至。紅墅之廳中。賓客滿堂。旨酒盈樽。是日雖雪。來者仍續續不絕。而村民則率其子女。佇立階前。共相歎羨。廳中燈明如晝。客皆笑樂。耐娘亦蒞。衣淡白之衣。飄然若仙。又有二女郎自城中來。衣飾尤艷。絕村人聚觀者。以為今日何福。獲覩月殿仙姝。葛得福亦喜甚。與耐娘攜手。作天魔之舞。相顧然。自以為登天。是時鄧奢之逸。慕娘之私。幾盡忘之。

嗟乎。人情薄於春雲。葛得福既戀新知。視舊雨幾同陌路。秋風枕扇。決意棄捐。彼冉弱慕娘。既傷失身非人。又顧此呱呱。難於一死。長門空閨。度日如年。忍辱蒙垢。思有一朝報復。庶足以褫奸魄而申積憤。今其時矣。重攀碧柳。重魂斷。一步紅橋。一淚流。當此日落風號。路絕人跡。獨慕娘懷此塊肉。于中途向紅墅前行。一路景物。都若無覺。其心思免起鶴落。欲利用此時機。自投於

關氏之前。面數葛相誘。相棄之罪。第風雪愈重。嚴寒砭骨。寸步難移。返顧懷中兒淚落如麻。既復鼓勇向前。則腕難任重。四肢無主。血脉皆冰。斗覺天旋地轉。觸石而踣。而玉質冰肌之慕娘。一縷香魂從茲長逝已。

幼兒既失母抱。墮入深雪之中。凍極驚醒。四顧無覩。啼聲大起。值此昏夜。天地如暝。數武之外。忽現燈光。兒乃向光匍匐而行。入室之後。爐火猶燃。餘溫尚在。小兒得熱。其意甚適。漸入睡鄉。讀者須知。此即沙老之室也。

沙老自失金後。如失魂魄。居恒咄咄書空。今雖為除夕。在沙老則視同平日。特以鄰人之言。夜間啟戶。福神或可降止。老人感念亡金。冀其復返。姑信其說。夜間屢啟戶以覘其異。舊疾忽發。靈魂如癡。故小兒入室以此時。而沙老不知也。待醒後。見兒面貌酷類亡妹。抱視知為女娃。其驚疑出乎意外。感念舊事。愛心復起。沙老之生。從茲異矣。豈天憐此老人所遭。特遺此以娛其暮景耶。

當沙老跡兒所由來。得一女屍於石塘畔雪中。撫之似未全殊。顧以近無善醫。乃急往求援於紅墅。其時跳舞將行。騰歡無既。忽聞此耗。均覺無怡。就中葛得福。逆料此婦必為慕娘。刹那之間。情緒雜起。念慕娘累死。無異去附骨之疽。耐娘婚約。且將立踐。思至此。不啻全身。忽釋重負。第平心自問。始合終棄。致之於死。將何以見慕娘於地下。又不覺汗流浹背。其時醫士克丕。適赴宴未歸。聞招馳往救之。則已無及。葛得

福藉事亦往一省。覺慕嬪之容。慘不忍覩。掩面而去。嗚呼。天良固未盡喪於人心。惟恨發現之時太少。葛之所以掩面揮淚者。甯非其靈性之回復耶。然而晚已。沙老既得此女娃。愛護備至。其心中幾如古井之波。愛根復起。斯固由其憐憫孤兒之心。而已亦自此生趣。日至村人異其得兒。爭以小兒舊衣袴相遺。告以育兒之道。就中有端嬪者。雖出自農家。而舉動頗有名門風範。生性慈祥。有子亞龍。年甫數齡。以其去沙老近。故常過從。沙老之能育兒。至於成立者。蓋皆承端嬪之教。即娃之名。愛顰。亦端嬪所賜。

日月不居。年華逝水。時則沙老得愛顰後。十六年之秋也。顰姑既長。風韻天成。布裙荆釵。小家碧玉。其在此村。無異空谷之蘭。父事沙老。而呼端嬪為母。當放春秋佳日。夕陽西下之時。常見老人挾此明珠。游行龍蛇籬落之間。村人交口稱羨。以為老人榮。時亞龍已近丁年。狀貌英偉。以日與愛顰相處。兩小無猜。儼然兄妹。爾憐我愛。出於自然。而顰姑自幼小以至長成。優游嬉戲。固未知其母氏有一段傷心之慘史也。其時葛得福。已與耐嬪結婚十餘年。十數年前。新人如玉。今則皆已中年。雞皮漸縐。老態日增。回思往事。都成陳跡。當閻氏生時。紅豎之中。中饋無主。家政凌亂。財政紛渙。自耐娘子歸之後。力整積弊。長亭短柱。淨几明窗。大非舊觀。鄧奢一去。杳如黃鶴。十餘年音問全無。葛得福獨承遺產。擁資頗足。自豪第。環顧膝下。猶虛。常與耐嬪作

伯道之歎。暮年望予。盡人皆然。得福則獨抱隱衷。有子而不為己有。其愴懷益倍於  
恒人。常令人示意沙老。苟以弱息相歸。當以巨金為壽。惟沙老之於顰娘。情切所生。  
相依為命。加以稟性狷介。不欲高攀富貴之家。乃力斥其請。得福亦無可如何。姑以  
時饋贈。陰為培撫。以待後來而已。

村中田畝。近日不能蓄水。農夫以其與石塘相通。疑水由塘中他洩。乃相與浚塘。以  
為修治之計。塘水既竭。忽塘底石旁。發現金錢疊疊。另以革囊盛之。復於兩巨石之間。  
得尸一具。雖歲月已久。肌肉無存。而骨幹完全。宛然可識。窮搜之下。另得一印章。  
及策於尸側。則向日鄧奢之所有者。囊內金錢。乃沙老之故物。消息既播。頃刻達於  
全村。於是數十年不破之案。一旦遂見天日。蓋當鄧奢竊金之後。循塘而行。偶一失  
足。竟遭滅頂。村中父老聞此信後。互為咨嗟。不圖名門之子。竟為盜賊。沙老失金後。  
久不作滄江榜月之想。今忽合浦還珠。其驚喜之情。又非筆墨所可形容者矣。  
葛得福是日乘馬郊行。忽聞此耗。垂首嘆聲而返。既傷手足之情。益羞家門之玷。入  
室之後。倒卧椅中。不發一語。端娘知夫有重大之憂。亦不敢貿然相詢。久之葛大呼  
曰。已矣已矣。吾家令名。喪失盡矣。鄧奢作賊。竊金墮塘而死。今其尸及贓。皆見矣。繼  
復續曰。世事無論如何。終有暴露之日。吾有十數年未言之隱衷。今當告汝。沙老之  
女。本吾與慕娘所私生。其母死後。久思撫養此孤。曩以老父之前。未敢明言。後此又

恐言之傷汝心。故隱忍至今。今愛顰已長。婚期漸近。若再事隱忍。聽其所之行。將見名門血胤。降匹豚奴。吾心痛何似。汝苟推夫婦之愛。念膝下無人。認顰為女。吾雖死無憾矣。且其母清真本非賤族。中道棄之。往日叢告。非此莫能少贖。吾心已碎。惟汝以憐吾者。憐及弱女。言畢。喘不成聲。

耐嬾初聞頗忤。繼見夫態可憐。且深味其言。不無至理。加以素愛愛顰。得之良慰。乃力勸其夫不必深悲。鄧耆之事。已成陳跡。鄉人怒其既往。當亦不致深求。而迎女之事。更表贊同之意。得福聞此。心稍安。議以夜間造沙宅商此事。

沙老得金於意外。知首竊之人已死。遂通告村中。不事深求。以全名門之譽。是日奔波過勞。與愛顰掩戶思早寢。忽聞叩門之聲。父女幾疑為暴客。初不敢應。久察知為葛氏夫婦。則又大異。以高貴之族。何事於夤夜。降玉寒門。姑延之入。其夫婦乃故示親稔之狀。並述來意。沙氏父女驚愕。不知所對。沙老不欲其女離左右。愛顰亦不欲捨老父去。而聞及亡母種種事實。益觸悲懷。深恨葛相待之薄。乃作決絕之辭曰。如係所生。十數年中。何未顧及。亡母慘死。撫恤何人。即使果屬父女恩義已斷。覆水難收。請勿言此事。葛得福慚憤交併。負氣取冠。出門逕行。耐娘則不欲決裂。深致珍重而別。

沙老客居此鄉三十年。悲歡哀樂。極人世之情。今則得女擁金。儼然小康。故鄉明場